【蒙克】神婚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6013736.

Rating:	Explicit
Archive Warning:	Graphic Depictions Of Violence
Category:	M/M
Fandom:	诡秘之主 - 爱潜水的乌贼 | Lord of the Mysteries - Cuttlefish that Loves Diving
Relationships:	蒙克, 阿蒙/克莱恩, Amon | Angel of Time/Klein Moretti
Characters:	克莱恩, 阿蒙, Amon | Angel of Time, Klein Moretti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4-05-19 Completed: 2024-06-21 Words: 20,399 Chapters: 5/5

【蒙克】神婚

by normal_walking_grass

Summary

国王蒙x圣子克
后有忏悔室play，避雷注意

Chapter 1

国立大教堂内，克莱恩被簇拥在中央，带着书卷气又柔和的脸庞简直是教会完美的招牌。

他旁边站着一位长相严肃，不苟言笑的中年人，穿着华丽的教皇装束。

“国王还没来吗。”教皇神色不悦，他问旁边的主教，不耐烦几乎是写在脸上。克莱恩静静垂着眸子，盯着自己眼前的一片彩色玻璃投下的光影，从头到尾都一言不发。

主教在教皇旁边耳语几句，看起来很为难。教皇心上一计，声音洪亮的对着外面的众人说，“圣子降临，陛下迟迟未到，未免太不尊敬我们慈爱的主了，若是降下神罚，引来灾难如何是好。”

然后他对克莱恩说，“既然如此，就由我为圣子举行仪式。从今以后，圣子将聆听众生苦痛，慈爱世人。”

一旁的主教也很看眼神的把属于教会的项链递到教皇手边，教皇也给了克莱恩一个眼神，克莱恩心领神会的微微低头，让他把项链带上。

此刻在下面围观的民众们几乎是热血沸腾，有些眼眶里已经蓄满泪水，在他们眼里，克莱恩就是引领正确方向的明灯。

“等一等。”阿蒙也称得上一句姗姗来迟，他不紧不慢的从人群中穿过，而碍于身份，民众们也纷纷为他让开一条路。

他轻轻一跃就来到了教堂中央的高台上，灵巧的立在克莱恩面前。

阿蒙从正面把克莱恩完全遮住，也把他的光挡住了。克莱恩抬起眼眸看他，但没有说话。

挑衅似的看了教皇一眼，阿蒙状似不经意的把他手里的项链推开。然后非常绅士的对克莱恩微微鞠躬，“圣子大人，请您宽恕我的无礼，我想您可以理解，为了您，我精心挑选礼物而错过了最佳时间。”

阿蒙的话把克莱恩架到了高位，克莱恩到现在才说了第一句话，“没关系。”

得到了克莱恩的原谅，阿蒙直起身，态度有些微妙，“虽然这天底下的东西都是我的，但那些俗气的珠宝未免太过玷污您的气质。”他意有所指的看着教皇手里的项链，“敷衍了事也不是我的性格，这件东西让我找了好久。”

把话说完，阿蒙从自己口袋里掏出一个戒指，“这是我们家族时代流传的戒指，是祖辈亲手用黑曜石打磨制成。”阿蒙托住克莱恩的手，为他带在食指上，“瞧瞧，正合适，

圣子与我是真切的相匹配。”

然后阿蒙低头亲吻克莱恩的手背，用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宣布，“权利和土地，财富与荣耀，我都将与您共享。得到您的眷顾，是我毕生之幸。”

教皇在一旁眉头紧皱，却也不敢打断。他本来以为阿蒙会不愿意自己把克莱恩这么一个圣子捧上去笼络人心，最好是大闹一番，他正好用不敬神灵的借口让他被人民唾弃。

现在阿蒙不仅很开心，还分出了一半权利给克莱恩。说是给克莱恩，只要克莱恩还是圣子，这部分权利还是在教会手里。要知道他用了多少计策，都没从阿蒙手里分到多少实权。

克莱恩语气波澜不惊，这很符合他圣子的人设，“我会与你同在。”

底下的民众开始欢呼庆祝，不知道谁在说圣子选择了国王，国王是被神信赖的明君。这样的话一传十，十传百，竟然开始齐刷刷高喊国王万岁，圣子万岁的话，而始作俑者的教皇被全然忽略。

教堂后的小型餐厅内，克莱恩坐在一边看着阿蒙和教皇你一言我语的针锋相对。

阿蒙要求克莱恩住在皇宫内，教皇觉得皇宫吵杂不适合圣子居住。但阿蒙又说皇宫内有教堂，总不能让圣子在教会的忏悔室，天天给平民百姓调节矛盾。教皇说圣子是属于教会的，阿蒙无权干涉。

吵到这，阿蒙直接一把揽过发呆的克莱恩，“我给了圣子大人一半的治国权利，我万事都要和他商量，教皇大人要是不介意我天天跑教会，那就让圣子去教会居住吧。”

克莱恩看向阿蒙，也有些无奈，“我是不会干涉你治理国家的。”阿蒙权当听不见，教皇肯定不可能让阿蒙随意进出自己的大本营，嘴上还不想认输，“你不会苛待圣子吧，圣子的居所一定要安静圣洁，不要随意找个房间就让圣子住进去，就连床铺都要每日用圣水清洗……”

教皇还在碎碎念，阿蒙嘴角带着嘲讽的笑，“比起教会的主教们，好像我身边才更干净吧。”

阿蒙如他说的那样，早早就为克莱恩准备好了房间，皇宫里的侍女们也很期待着圣子的到来。

“圣子大人就随意吧。”阿蒙说完这句话就走了，他很清楚教皇突然扯出一个圣子来是为了抢走他手里的权利，国家的宗教从建国初期就慢慢在民众之中渗透，阿蒙自认为还没有能力连根拔起。

与其让教皇掌握主动权，他把这个“圣子”摁在手心里才是上上选。如果圣子识相，就应该知道教皇将来会牺牲他把自己将军，老老实实的活着比什么都强。

克莱恩也不负众望，太安分了，安分到阿蒙一周后才想起来有这么个人。

教皇想要见圣子，提出了要求就要来皇宫内。看着书信上的请求，阿蒙皱眉问旁边的侍卫，“圣子呢，这几天他在干什么，为什么没人通知我。”

侍卫回答，“陛下，圣子大人每天早起用餐后，都会去皇宫内的教堂祷告，偶尔会去忏悔室听侍女侍卫们忏悔，等到晚上回来用餐后就不会离开房间了。”

好无聊的日子，阿蒙这样评价。“没做别的事吗？”他不相信教皇没安排这个圣子去做什么，侍卫想了想，“下午会去花园坐一会，但侍女们都跟着，只是喝茶。”

这反而让阿蒙有了好奇心，“教皇不会只是让他来吃垮我的吧。”

阿蒙看看时间，算准了克莱恩会在教堂，准备亲自去通知他教皇要见他的事，他想看看这位圣子会不会激动，教会终于联系他了。

皇宫内的教堂规模不大，像是小乡镇上的规模，因为阿蒙是个无神论者，这件事知道的人不多，对于一个宗教能和王权分庭抗礼的国家，他这个国王也是所谓的神选出来的。

此时此刻的克莱恩膝头上正趴着一位哭泣的侍女，她不停耸动的肩膀让人自然的就能想到她有多么悲伤。

“这是在做什么？”阿蒙不理解，这位圣子难道在自己皇宫作威作福吗。一旁的侍卫也有些无语，身为国王一点也不了解这个国家的宗教，从小到大连礼拜都没去过两次。

侍卫小声解释，“圣子大人在聆听苦难，告解这位迷途的羔羊。”

阿蒙哦了一声，没有打断，反而仔细观察起克莱恩的动作。

他只是捋顺着侍女的头发，脸上温柔又慈爱，侍女时不时抬起淌满泪水的脸，委屈的在和克莱恩倾诉。而克莱恩会不厌其烦的抹去她脸上的泪水，直到侍女平复心绪，不再哭泣。

整个过程阿蒙尽收眼底，他走到克莱恩身边，让侍卫先把侍女带出去，自己和克莱恩单独谈话。

“圣子大人，教皇想要见您。”阿蒙又带上虚情假意的笑容，被单片眼镜遮盖的眼睛不准痕迹的观察起克莱恩的微表情。

克莱恩好像只是被告知了等会要去散步一样，整理了一下衣摆说，“那就麻烦陛下带路了。”这个回答让阿蒙一挑眉，“我？教皇可没有允许我参加二位的叙旧。”

整理衣服的手一顿，克莱恩干脆坐了回去，“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容许我拒绝这次会面。”这样的回答很明显不在阿蒙的预期范围，“可您是圣子，圣子怎么能够不亲近教

皇呢。”

阿蒙觉得自己真是阴险啊，故意引诱克莱恩去和教皇密谈，这样等他俩准备商量如何分权的时候，自己就有充足的理由扣下他俩。

“我是圣子，不是教会的圣子。仅仅只和教皇见面未免太过惹人非议，在我眼中陛下和教皇是同等重要的人，什么事自然也不能背弃隐瞒对方。”克莱恩穿着神父服，当然因为他圣子的身份，衣服上点缀了不同种类的宝石，黑色的长袍也恰好能衬托出这份华丽。

这话引得阿蒙低笑，克莱恩也不着急，静静地看着他。阿蒙觉得这件事有趣极了，他压下笑意，清清嗓子，“我喜欢和聪明人打交道，看来你很清楚的知道自己最后会被丢出棋盘，向我示好或许还有一线生机。”

“陛下，只要我是圣子一天，你的王位就永远不是那样舒适。”克莱恩根本不是在向阿蒙投诚，“您和教皇的争端我无意参与。无论是您用我扳倒教皇，亦或是反过来，我的结局都不是那样好看，却是你们必不可少的一步。”

阿蒙觉得这位圣子越来越有趣了，“所以你想要什么？”

克莱恩棕色的眼眸看着阿蒙，“我不想见到教皇，也不想被他的命令牵扯住，冒着被你杀死的风险传递信息。我仅仅是想在短暂的最后的人生里，做一点自己喜欢的事。”

克莱恩的意思很明显，既然阿蒙和教皇本身就不对付，那么拦着教皇见自己再正常不过了，而且也只有阿蒙这个国王可以做到。

“你怎么确定我会帮你，虽然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方法，但很明显这要让我付出更多一些。”阿蒙可不是什么好心的仁君。

谈判不是三言两语就可以有结果，每一分钟都是心态上的博弈。“陛下，打蛇打七寸，就算您抓到了我向教皇传递消息，怎么能保证第二天他被推上断头台？可是只要走错一步，教皇可是能利用我把您直接从王位上赶下去。”

克莱恩一点也不惧怕，他直勾勾的盯着阿蒙，“您必须保住我的性命，起码我不能死在您的手上。”

作为一个上位者，阿蒙还没有这样直白的被威胁过，而且对方还一点筹码都没有，纯凭一条命。阿蒙猛的扼住克莱恩的喉咙，力气再大一点就要把人掐死了，“你以为我不敢？”

克莱恩说不出话，窒息让他很痛苦。

看到克莱恩痛苦的表情，阿蒙端详一会后松开了克莱恩的脖子，又开始笑起来，这次他不是假笑，而是发自内心的高兴，他抬起克莱恩的下巴，让他强制看着自己，“独立

于我和教皇之外的第三方。也不知道教皇把你这个没良心的小猫捧成圣子，会不会砸了自己的脚。”

很满意克莱恩，阿蒙承诺，“在皇宫内，你是安全自由的。”

克莱恩忍不住干咳几声，抚摸上刚才被阿蒙掐住的地方。

“不过我很好奇，你是怎么敢直接这样和我说话的。”阿蒙摆出一副好奇心爆棚的姿态，克莱恩也不打算惹阿蒙了，说，“陛下，戒指的尺寸很合适。”

言下之意就是，你调查过我，知道我也不是心甘情愿来这里的。

阿蒙一愣，他当时这样设计，也只是为了让民众觉得他是天选，查到克莱恩是父母双亡，和教皇没有什么亲缘关系，其他再多的他不感兴趣。

现在看来再深入查一下也不是不可以。

02

如果阿蒙不是个国王，那么他一定是个无赖。

克莱恩看着躺在长椅上玩拼图的阿蒙，相当无奈。“陛下您在这玩一上午了，可以回房间玩。”他也不是怕阿蒙监视他，但是当克莱恩不把注意力放到阿蒙身上的时候，阿蒙的视线就好像有了实体，扫到哪里，他就感觉烫到哪里。

“王国西部有了涝灾，教会那群老头肯定要怪我不每天祈祷，惹到他们敬爱的神。”阿蒙拼图就拼出来七八块，他主要是在看克莱恩干什么。

阿蒙对审美有一套追求，就算是克莱恩是不受他喜欢的圣子，他也把人好好的包装打扮一番，一是为了堵住那群主教的嘴，省的说他虐待圣子。二是好看一点自己也赏心悦目的，还好克莱恩长得还算不错，要是整天对着个丑东西他很难不膈应。

教皇还是很会挑人的，克莱恩的气质是少有的没有攻击性的男性面庞，相较于其他男人的棱角，他自己带着的书卷气很大的压低了男性与生俱来的野性。

这样的脸当圣子再合适不过了，再加上克莱恩今天换上了白袍，银线的刺绣非常低调，惹眼的就只有食指上的黑曜石戒指了。

克莱恩被阿蒙直白的视线盯得发毛，“那您可以快些派人去处理，在这里做不了什么的。”

阿蒙也不拼拼图了，坐起身来没个正形的看着克莱恩，“我不是在这里祈祷了吗。”克莱恩有些不悦的说，“祈祷是没有用的。”

这话一出阿蒙来了兴趣，“圣子大人，什么叫祈祷没用啊，你们不是最敬爱神，觉得祂可以化解苦难吗。”

知道自己失言，克莱恩停顿一下移开视线不再看阿蒙，“祈祷只是最后，没有希望的时候，一根救命稻草。救的不是别人的命，而是自己的命。陛下，只是涝灾，快些去加派人手处理，不是什么难事。”

祈祷是对于生者的宽慰，而非救赎之举。

说完这话克莱恩就转过身去，他不再想和阿蒙有再深入的交流。

一般人如果有点情商，都知道这个时候该离开让人独自冷静一会。

但阿蒙就是一个单纯的无赖。他完全不顾及气氛的凑到克莱恩面前，俯下身子歪着头看克莱恩的脸，“惹你想起伤心事了？”他笑的有些讨好，“不严重，不然我不可能坐在这盯着你看半天。”

克莱恩真的很惊叹阿蒙的厚脸皮，他竟然还正大光明的承认看他的事。

“你真的很有意思。你的父母死于意外，哥哥妹妹现在都在教会的监控下，被迫来到这里当了圣子，却还出卖了教皇。亲爱的圣子大人，有时候我真想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阿蒙仔仔细细看着克莱恩的脸，想要看出什么端倪。

克莱恩也不再低着头，往后退了两步，他不喜欢阿蒙离他这么近。“我根本就没和他达成合作，谈不上背叛。如果你的亲人被人控制，你会把那个人当盟友吗？”为了亲人，克莱恩被迫成了圣子，被高高捧起，也就意味着会被狠狠摔碎。

阿蒙对着个问题还思考了一下，“应该不会。但其实你还是相信神的，为什么会说出祈祷无用这种话。”

太阳把小教堂晒得暖洋洋的，干燥的空气让人也变得清醒冷静，“任何时候都不要太过信赖他人，神也一样。”克莱恩不像其他信徒一样盲目崇拜，整日无所事事的祈求神实现白日梦，能梦想成真才是天大的笑话。

涝灾的确如阿蒙所说没那么严重，完美的解决之后，甚至还在皇宫组织了一场庆功宴。

克莱恩不愿意凑热闹，就算阿蒙说教皇不会去，对这种场合克莱恩应付不来，他宁可在房间安安静静待着。

管弦乐的声音几乎跳进了皇宫的每一个角落，克莱恩在床上躺着都可以隐约听到。不过不让人讨厌，轻飘飘的声音就好像安眠曲。

完美的夜晚注定就是用来被打破的，阿蒙浑身酒气床铺克莱恩的房间，身后还有不少侍女拉着他，“陛下，圣子大人休息了您不要打扰他。”

被拽着衣摆的阿蒙趁着酒劲摇摇晃晃的，几个侍女有心无力，只能可怜巴巴的看着克莱恩，希望圣子不要怪罪下来。

“没关系，都先回去休息吧，今天辛苦了。”克莱恩对仆人们都很和善，这也是他在皇宫内备受喜爱的原因。

女仆们贴心的关上了门，阿蒙直接扑倒克莱恩的床上，在上面打滚，把克莱恩的床铺弄得也都是酒精的味道。

阿蒙嘴里叽里呱啦的说着醉话，克莱恩听不清，也不阻止，坐在床上看着这出闹剧。等到阿蒙滚累了，停下来了，克莱恩问，“教皇哪里惹到你了？要来我这撒气。”

因为心里清楚克莱恩和教皇没有实质性的关联，但想到克莱恩是圣子，阿蒙就忍不住把责任推到他的身上，又不好直接怪罪克莱恩，“你在和醉鬼说什么呢。”

醉鬼永远会说自己没醉，克莱恩直接戳穿他，“你现在心里想的是：我要用满身酒气弄脏你的床铺，就算是圣水洗过又怎么样，教皇那个臭老头我偏偏不按他说得来。”

阿蒙不满的撑起脑袋来看克莱恩，“圣子大人，拜托这种事怎么能宣之于口，一点情商都没有。”

克莱恩忍不住笑了，他还没想过有朝一日能被阿蒙说没情商，“那我要是说我根本不介意这些事，你会不会更生气。”这些东西只是教皇为了维护圣子的人设编撰的，他本人的生活完全不必要这么精致。

“嘁。”阿蒙小声的发出了一个音节，“我要走了，我真是天生不喜欢你们这类人。”说是要走，可是阿蒙一动没动。

可能国王们都是这样骄矜，克莱恩主动给阿蒙台阶，“如果有什么事让你不开心了，你可以和我说，这是我的工作。”克莱恩能想象，满腔怒火无处发泄的阿蒙有多憋屈。他大可以像个小孩一样乱砸东西，没有就说明他有顾忌。

阿蒙见过那些侍女们对克莱恩倾诉的画面，这是教会那些主教经常做的事，他有点排斥，“然后你会在最后告诉我，神会原谅你吗？你知道的我不喜欢。”

很明显阿蒙动摇了，克莱恩摇头，“我为什么要那么说。我只是一个倾听者，听完然后给予你反馈，不需要传达神明的意见。”

“你说的也是，你又不是小猫咪，我把你养在皇宫里，你也不能什么都不做。”说着阿蒙就要开口说今天自己为什么不顺心，克莱恩跪坐着，只不过在被子的掩盖下不明显，他拍拍膝盖，“按流程来。”

阿蒙想起那天痛哭流涕的侍女，拒绝道，“不必吧。”克莱恩也没强求，“我的职业习惯，可能会让你更放松，但你要是不愿意也可以直接说。”

秉承着有便宜不占大笨蛋的原则，阿蒙一脑袋就躺上去了，当然他也觉得酒精占了很大一部分原因。

其实阿蒙很适合讲故事，他的声音低低的，但不是完全的沉闷，偶尔带着的俏皮话让叙述也变得真实。

克莱恩大致听完了，“教皇一直试图让你娶一个虔诚的信徒做王后。”阿蒙抓住克莱恩习惯性抚摸头发的手，克莱恩以为他不喜欢，“抱歉，职业习惯。”然后被阿蒙拉到太阳穴，“揉一揉这里圣子大人。”

“我的身边已经被他安插很多教会的人了，这个老头就不能放弃洗脑我这件事吗。”阿蒙真想敲开教皇的脑袋，看看里面是不是全是圣水。

克莱恩不以为意，“你为什么要理他，你不是国王吗，教会可无权干涉任何人的婚姻。”

阿蒙和教皇之间的纷争不断，每一处细节都是分毫不让，完全忘记这件事本来就是应该阿蒙说了算，教会根本没理由插手。

“你很聪明，不如以后来当我的书记官吧。”阿蒙觉得给克莱恩换个职业也不错，克莱恩没同意也没拒绝，反而问阿蒙，“所以陛下的问题解决了吗？”

阿蒙点头，紧接着克莱恩说，“解决了就赶紧回自己的房间，我要睡觉明天要做礼拜。”说到底阿蒙是个醉鬼，不打发走还不知道要纠缠多久呢。

无赖的灵感来了是挡也挡不住，阿蒙说，“告解后不是会拥抱吗？”克莱恩被他问的一懵，然后很快反应过来，“那只是结束语，神会宽容的拥抱我们，不会真的抱谁的。”

阿蒙没吭声，一脸我不信你肯定骗我的样子。克莱恩误以为阿蒙没做过告解，道听途说来听错了，他也不想和醉鬼争执。

“抱完就要安安静静回去睡觉知道吗。”克莱恩张开双臂，其实有些时候告解忏悔完的信徒太激动，也会情不自禁的想要去拥抱神父们。

看着克莱恩张开的手臂，阿蒙没想到会这么顺利，很大方的抱了上去，克莱恩的身上有些墨水味，更多的是蜡烛燃烧后独有的芳香，干干净净的。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好像这样说完以后的确轻松了不少。阿蒙这么想着，困劲上头，伴随着克莱恩的体温，一闭眼就进入了梦乡。

第二天阿蒙殷勤的给克莱恩按摩被他压麻的肩膀，“哎呀不小心嘛，圣子大人不会和一个醉鬼生气吧。”

作为一个国王，阿蒙的确拿的起放的下，但是他也没威胁阿蒙干什么，就是在阿蒙醒的时候用鄙视的眼神看了他。

“没关系你回去换衣服吧，身上都是酒味。”克莱恩要到去教堂主持礼拜的时间了，他被阿蒙压着睡了一晚上，身上也不可避免的有了酒味，要去洗个澡整理一下。

阿蒙从克莱恩的床上麻溜下来，“说真的我要再待一会。”克莱恩有些疑惑，“为什么。”阿蒙大言不惭，“我可以在任何时间走出你的房间，唯独不能在清晨而且衣冠不整的情况下。”

克莱恩一下就明白了他的意思，耳根唰的一下就红了，他从来没往这方面想过，“本来就没有做什么，大大方方出去不就好了。”

找了一把椅子，阿蒙把椅子拉到窗户下坐着，正正好好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我是没关系，但你知道的，教会的主教们有些不好的传言，要是有人说你也有喜欢小男孩的倾向，我可不负责。”

这件事克莱恩有所耳闻，他回敬阿蒙，“你可算不上什么小男孩。”阿蒙露出一个意味深长的笑容，“我当然不是小男孩了。”

克莱恩被他的厚颜无耻气的无话可说，关上门就去浴室洗澡了。

阿蒙也不打算待太久，他就是觉得逗克莱恩很有趣。皇宫那么大，他出个门也不是轻易就会被人注意到的。

教皇到底是来了皇宫，他在只有三个人的议会大厅把桌子拍的砰砰作响，“国王陛下！你怎么能对圣子做出如此无礼的举动！”

阿蒙捂着耳朵，他自从和教皇撕破脸后，就没有这么无话可说过，“我解释了，只是喝醉了在圣子房间睡了一晚。”

教皇整个人的情绪非常高昂，仿佛听到了什么不可置信的消息，他捂着胸口痛苦不堪，“喝醉了！睡了一晚！那怎么整个皇宫都在说您清晨衣冠不整的从圣子房里出来，我的神啊，这是对圣子清誉莫大的侮辱。”

说着他好像被气晕过去一样，手背贴着额头瘫倒在椅子上，“我要把圣子大人带走，他在这被惨无人道的对待，我不能袖手旁观。”

这阿蒙可不愿意了，他走到一直沉默克莱恩身边，“惨无人道？”阿蒙的手隔着克莱恩有一定距离，像是介绍什么世界名画一样，“圣子大人可是被我养的都胖了，来之前脸上都没几分血色，瘦弱的好像营养不良，现在养尊处优，也不用整天被你拉着去听什么忏悔，教皇大人你可不能污蔑我。”

“这里不洁净！”教皇声音震天响，阿蒙也不甘示弱，“哪里不干净？我对圣子大人的崇敬真神可见，就因为我喝醉了圣子大人就不能听我的告解？可真是令人伤心啊。”

教皇被堵的说不出话，阿蒙咄咄逼人，“您现在把圣子大人带走了，那才是做贼心虚。我和圣子大人什么都没做，为什么要坐实流言蜚语。”

到最后，教皇是真的被气到了，他捂着头走了，走之前看了眼克莱恩，克莱恩不动声色的抬眼看他，没让阿蒙看到。

“你不是说不会让人看到的吗。”许久没说话的克莱恩对阿蒙说。阿蒙也颇为无奈，“谁知道出门就碰到了侍女换班，这么多人我都没办法掩饰。”

克莱恩不再说什么，阿蒙注意到他自从教皇来了后脸色就变得苍白，“你很不想看到他。”克莱恩没否认，“我家里人还被他藏在某个地方。”

之前阿蒙调查克莱恩的时候也查到了，关于克莱恩家人的行踪没有详细调查，他觉得这件事与他关系不大。

“要我帮你吗？”阿蒙选择卖克莱恩一个人情，克莱恩摇头，“你就算知道了也不会告诉我，我的家里人会落到你手里，情况不会有任何变化。”

阿蒙没否认克莱恩的话。

会议大厅很安静，克莱恩用不大的声音对阿蒙说，“如果教皇用我的家人做威胁，你甚至称不上一个选择。”克莱恩的眸子很清澈，在阳光的折射下棕色的眼眸也被温柔成了琥珀色，就好像那不可多得的珍贵。

阿蒙很会欣赏美，观赏了有一会才漫不经意的说，“你告诉我是在表白吗。”

“你是个很好的国王，所以我不希望你死。”克莱恩起身离开会议大厅，“但你真的很讨厌。”

tbc

3

最开始见到克莱恩的时候，阿蒙承诺过会给圣子一半的国家权力，就连教皇都觉得这只是阿蒙为了堵他的嘴胡乱说的，但阿蒙身体力行的实践着。

最开始阿蒙的办公地点在书房，自从涝灾有人说阿蒙不祷告后，他干脆把自己的书房挪到了小教堂里，他甚至没把桌子搬过来，就把东西堆在杂物箱上。

克莱恩给阿蒙收拾着纸质的文件，看了一眼教堂内随处可见的烛火，提醒道，“这里很容易把你的重要文件烧的一干二净。”阿蒙头也不抬的在一张又一张的文件上签字，“没关系，我也不是很喜欢批阅这些大臣们的废话。”

阿蒙敲了一下自己的单片眼镜，对克莱恩说，“你给我分好了吗，那些不重要的你烧掉就可以。”克莱恩把文件递给他，“仔细看看这些，其他的都是些问安。”

接过克莱恩递过来的纸，阿蒙一目十行的看着，“这个子爵写字太难认了，把他爵位削了算了。”最后还是在尾端签上了字。

“你不怕我把一些重要的文件藏起来给教皇吗。”克莱恩又把他签好字的文件归拢好，阿蒙一点也没被吓唬到，“很显然以我规定的体系，有重要的是直接面对面告诉我，文书只是加强我记忆的载体，不然你以为我每天早上和他们圆桌会议是吃早餐吗。”

克莱恩微微叹气，“那你也不用这么放心我给你处理这些东西。”

这话让阿蒙抬起了尊贵的头颅，他和克莱恩现在是面对面的状态，因为杂物箱不大，阿蒙甚至能清晰的看到克莱恩的每一根睫毛，“所以你只能在我手掌心里啊，亲爱的。”

克莱恩真的不太喜欢阿蒙用这种语气和他说话，不自觉的打了个寒颤，“陛下你真的快成我的心理阴影了。”阿蒙越说越起劲，“那真是太好了，我能在你心里一辈子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直到阿蒙签完字，手都有些酸了，他伸出手对克莱恩说，“麻烦圣子大人给我按一下吧，相信在神的加持下，疲惫很快就会消失的。”

阿蒙一直伸着手，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模样，克莱恩就敷衍给他按着，“说真的，你还是回书房吧，祷告我会替你做的，没有必要让我真的参与你处理国事。”

一贯都是阿蒙话多，可能他是真的累了，没说什么。

“我是真心实意在劝你，说到底我是圣子，教皇可以轻易的用我栽赃你，我很感谢你没有把我关在地牢中，因此我也不可能害你陷入僵局。”克莱恩边说边揉，没注意到阿蒙用一种极为有趣的眼神看着他。

正当克莱恩要把手抽走，却被阿蒙反握住，阿蒙的眉眼很深刻，眉头一压整个人就会显得很深沉，偏偏他眼睛又带着笑意，他的语气带着轻佻，但因为压低声音，就有了一种蛊惑的音色，“我说了，你的一切都在我的掌握之中。”

身为国王出行没有那么自由，起码身边要跟上至少四五个护卫。

但是作为圣子的克莱恩就不需要了，他只需要一个侍从。

克莱恩的工作其实很像吉祥物，为了人民们对国家的忠诚，阿蒙安排他每个月都要去一次国立大教堂，也不用做什么，主持一次礼拜就可以。

圣子难得一见，所以这天来的民众格外多。克莱恩本来只打算祷告，但是架不住民众们祈求的目光，告解了几位虔诚的信徒。

等到结束，已经几近黄昏。阿蒙侧靠着后门，有些不满意，“明明上午就可以离开，我还能赶上霍华德酒吧的品酒会。”他穿的很干练，棉麻布料的衣服朴素过了头，腰间有一把短刀。

“你可以去，我没拦着你。”克莱恩也有些劳累，从教堂的后门出来，小巷子里只有他和阿蒙两个人。

阿蒙把克莱恩的侍卫换了好几波，换来换去把所有人都换糊涂了，以为克莱恩身边有侍卫保护，其实最后是阿蒙顶上了，偷偷跑出来玩。

阿蒙双手抱头，悠闲地走在前面，“你的狂热信徒太多，把你拐走了我哭都没地方哭。”

克莱恩叹了一口气，知道阿蒙这次是出来玩的，因为他也没有玩成，对他说，“要去逛逛集市吗，黄昏的集市会有些好东西。”

集市。阿蒙对这件事比较淡漠，他喜欢热闹但不喜欢人堆，而且集市上都是卖食物的，他又不缺，所以从来没自己逛过。“好吧好吧，我就勉为其难的陪圣子大人去吧。”

就算是黄昏，集市上的东西也不会有什么种类上的变化，阿蒙看着克莱恩在挑选一些水果，摊子上已经不剩多少东西了。

一路上挑选下来，手里也有了些收获。阿蒙抱着一袋子果蔬，问克莱恩，“这就是你说的好东西？”

克莱恩点头，他看着袋子里的水果蔬菜说，“这些还不够好吗。”阿蒙看着平平无奇的番茄，“皇宫里没有？”

“在别的时间，买这些东西需要三倍的价格，现在快闭市了，商贩们就会低价处理。”克莱恩和阿蒙站在路边，看着阿蒙手里的纸袋，笑的有些怀念，“我会在班森下

班之前，带着梅丽莎挑选，这样省下的钱，可以多为她买几本书。”

阿蒙看着被金色阳光浸满的克莱恩，说不出的哀伤慢慢的流露出来，“为什么这么固执呢，点点头我就可以把你的家里人救出来。”阿蒙第二次说这件事了，克莱恩淡淡开口，“这份人情我还不了。”

克莱恩不想，阿蒙也没借口去做，有些不爽的撇撇嘴，“随你吧，我和教皇是差不多人，你家里人落在谁手里也没区别。”

“世界上的所有东西都是等价交换的，陛下您没必要为我一个棋子付出太多。”克莱恩看着阿蒙笑，“我还是希望给您留下个好印象，希望您取得胜利后，能惦念一下我，放过我的家人。”

教皇一旦被扳倒，那么被他捧上圣子位置的克莱恩也难逃其咎。

阿蒙理解克莱恩想要做什么，的确他的生机不多，现在这样僵持着，教皇和他都不会对他有什么怨言，谁赢都不会怪罪到他家人身上。

刚想开口说什么，阿蒙被克莱恩猛的拉进了两幢房子的窄巷。克莱恩脸上有些慌乱，阿蒙什么都没看清，“怎么了？”

克莱恩的手紧紧的抓着阿蒙的手，很紧张，指尖都有些发白，“教皇，我看到了教皇的马车，他派人下来了。”

如果阿蒙偷跑出皇宫，还是跟圣子在一起，那教皇肯定会先把两个人带回教会，教皇就有了和克莱恩单独谈话的机会。

阿蒙看着克莱恩还穿着神父的衣服，不由分说的把手里的纸袋塞到了克莱恩怀里，把自己的外袍解开披到他身上，自己和克莱恩换了个位置，背对着巷口，扶着克莱恩的肩膀，“冷静。”

克莱恩深深地呼气吸气，他感觉心脏跳动的咚咚作响，阿蒙还是看不懂气氛，“别紧张，就算他发现了，我还是有把握不让你和他单独对话的。”

看着阿蒙气定神闲的样子，克莱恩也不由得放松，“你有什么办法？”

“干脆就坐实之前的传闻，我大方承认适合你出来约会的，他想把你扣押都做不到，毕竟这种事就要召开大臣会议了。”阿蒙没有一个正经主意，克莱恩听的几乎要晕过去了。

咬牙切齿的滋味克莱恩还是头一次真切的体会到，“这是什么办法，你最好是开玩笑。”

阿蒙注意到了后面的动静，略略回头看了一下，教皇的侍从在这附近徘徊，他笑着低头和克莱恩说，“那圣子大人有什么办法？”又低头小声说，“听到脚步声了吗，最好快

点决定哦。”

克莱恩脸色千变万化，由青转红，他有些不好意思的开口，“听你的，我该做什么？”

刚刚克莱恩犹豫的时候，阿蒙已经注意到人走了，这种小巷子根本没人会注意。

玩的差不多了，阿蒙就想最后逗克莱恩一下，把他惹毛是阿蒙最开心的娱乐项目，“怎么样都要亲一下吧，被抓个现行一类的。”

这么说完阿蒙都做好被打的准备了，刚想抬起头来把人带走，没想到克莱恩揪着阿蒙的衣领，飞快的轻啄一下阿蒙的嘴唇，要不是克莱恩爆红的脸颊，阿蒙都怀疑刚刚是自己的错觉。

“陛下？陛下？”内侍官刚刚苦口婆心的在说阿蒙，以后不能出去乱跑的事，皇宫里的大家都急疯了。

阿蒙愣愣的回过神，仿佛如梦初醒，“哦，哦我知道了。”他躺在沙发上，脑袋空空也不知道在想什么，反正听不进去东西。

内侍官在一旁提醒道，“您需要用餐吗？”阿蒙回应也慢半拍，看着内侍官，“呃，克莱恩吃了吗。”

内侍官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拐到圣子身上，“圣子大人回来就说自己不舒服，先睡了，需要为圣子请一位医官吗。”

阿蒙又把头转了回去，看着天花板上的花纹，“你下去吧，我要回味回味。”然后又开始发呆。

内侍官告退以后小声嘀咕，“回味？陛下偷偷在外面吃什么好吃的了。”

克莱恩觉得正常人之间尴尬，应该尽量避免对方，可他忘了阿蒙脑子有些不正常。

“我说，就算您看到我不感觉尴尬，至少有些愧疚吧。”克莱恩坐在教堂里，已经很尽力的无视阿蒙了。

而阿蒙厚颜无耻，“我有什么应该愧疚的事吗。”克莱恩总不能直白的说你骗我亲了你，赶紧给我道歉，只能吃一个哑巴亏。

见克莱恩不说话了，阿蒙凑到他身边，“好了好了，不就是亲了一下吗，我大人有大量不会放在心上的。”克莱恩深呼吸调整自己的心情，他可不想背上一个袭击皇帝的罪名。

阿蒙就在克莱恩背后的椅子上，一只腿的膝盖跪在椅子上，阿蒙把胳膊放在椅背上，单手撑着脑袋看着克莱恩的侧脸。

这个时候克莱恩是不想理他的，阿蒙用另一只手轻轻捏住克莱恩的下巴，让他把脸转过来，“我这还没强迫你呢，就这么不愿意。”

克莱恩面露无奈，“我不是讨厌这件事。你不能用教皇的事拿我寻开心。”阿蒙很会抓重点，“所以不讨厌？那不讨厌的话再亲一下吧。”

阿蒙笑的很很纯粹，但因为当皇帝久了，下意识的会观察别人，笑的眯起的眼睛还是在看克莱恩的小动作。

“不要。”克莱恩拒绝的干脆，阿蒙很有耐心和手段，“抗旨吗，国王的命令。”克莱恩被噎住了，“就这样随便就是指令？”

阿蒙考虑一下，这样的确轻率了些，“好吧，我以国王的身份命令你，亲吻你的陛下。”克莱恩脸颊攀上了绯红，他知道阿蒙是非亲不可了，心里耍了点小聪明，凑过去亲了一下阿蒙的脸颊。

“很机灵。”阿蒙这样点评，“但你知道我想要什么。”说完阿蒙主动亲了上去，教堂里的光此刻也有了形状，空气里跳动的、漂浮的，被折射出来，亲吻的声音细碎又甜腻，烛火燃烧的噼啪声为此打着节奏。

亲吻、啃咬、试探、入侵、掌控。一步一步的亲吻就好像阿蒙对于这个国家的规划，周密不容反抗。

这样的亲吻让克莱恩没有招架之力，就好像两个人的关系从来只有他被迫接受。

被亲的有些眩晕，听到外面的脚步声，阿蒙才放开克莱恩。他看着克莱恩已经迷离的眼神，对外面进来的侍女演出来的正好的表情，“圣子大人身体不舒服，你去告诉厨师今天多做一些圣子爱吃的甜点，送到房间去。”

说着把克莱恩打横抱起，在侍女灼热的目光中离开了教堂。

医官来给克莱恩进行了治疗，说他有些贫血。躺在床上的克莱恩目光呆滞，他还没回过神来。阿蒙把一旁侍女手里的苹果拿过来，坐在克莱恩床边给他削苹果，“说到底还是因为平常营养跟不上。”

阿蒙大言不惭的样子，周围又有那么多人，克莱恩也不好发作，“多谢陛下关心，政事繁忙陛下不劳心陛下了。”

手上动作麻利，阿蒙几下就把苹果削好切成适合入口的大小，放在准备好的盘子里，“圣子大人这是下逐客令了吗。”

旁边的侍女也不禁默默惊叹，他们的国王真是一个厚颜无耻的人。

克莱恩当然不能说是， 只得默不作声的吃苹果。

“再过两个月就是圣诞节了，这是对于神的孩子们很重要的日子，今年皇宫里的规划就由圣子大人来吧。”阿蒙忽然提起这事，克莱恩有些迷茫的望着他。

一旁的侍女轻轻咳嗽一声，毕恭毕敬说，“陛下，您忘了教皇大人强烈要求圣诞日圣子要去教堂主持弥撒吗。”

也不知道阿蒙是真的忘了还是故意的，他有些不爽，“教皇大人就不要和我抢圣子了好吗，难道今年圣诞日还是要我来做主？那不如改成捉迷藏大会好了。”

阿蒙不喜欢教会那套，自然不知道圣诞日那天要做什么准备，他也不打算学，于是皇宫里每年的圣诞日都过得怪异。

“没什么特别的，布置一下，一起吃一顿晚餐，然后交换礼物。”克莱恩简单概括，阿蒙点点头，“既然不麻烦，今年就麻烦圣子大人了。总比去做弥撒要轻松。”

最终克莱恩被阿蒙留在了皇宫内，听说教皇发了好大的脾气，只不过阿蒙没搭理就是了。

今年的圣诞节在克莱恩的布置下显得格外正常，仆人们都兴奋的在皇宫里忙上忙下的，终于在晚餐前把所有装饰品都挂完，厨师们也做好了足够每个人吃的大餐。

长桌上摆满可口美味的食物，阿蒙坐在长桌最前端，手里还拿着文件。因为今天克莱恩没抽出时间帮他处理文书，这让由奢入俭难的阿蒙浪费了很多时间去挑挑拣拣。

“该用餐了陛下。”克莱恩坐在他左手边，提醒阿蒙晚餐时间到，而阿蒙把纸张放在一旁，看着自己早就已经司空见惯的食物，没什么食欲，“你先吃吧，就差几张纸工作就结束了。”

阿蒙没有兄弟姐妹，圣诞节的时候往往都是他一个人，所以吃什么怎么吃他都不是很在乎。

克莱恩有些惊讶的看着阿蒙，“今夜用餐是一定要一起的。”这是默认的规定，平常无所谓，可是今晚上很特别。

“嗯，那吃吧。”阿蒙看的也有些烦了，他的耐心也就到此为止，说着就要拿起刀叉动手。克莱恩却把右手伸出来，手心朝上的看着阿蒙，“来吧。”

他的眼神在跳动的烛火下显得格外灵动，琥珀色的眸子里好像蕴含着生命的光芒。“嗯？干什么，圣子吃饭的时候还需要让人牵着吗。”阿蒙又带上了玩味的笑容，没有把手搭上去。

知道阿蒙想歪了的克莱恩也耐心解释，“饭前祷告啊。”克莱恩猜到阿蒙从来没做过，因为他用餐都是自己一个人，身边的内侍官也不会胆大到指出国王的错误。

克莱恩开始给阿蒙背诵一遍祷告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耐心听完的阿蒙不是很在意，“食物是我花钱买来的，和你的主没关系，感谢他做什么。”然后开始动手分解那只烤鸡，克莱恩也没有强求他，毕竟阿蒙不信，总不能强制他背诵。

今晚上是非常清闲的晚上，阿蒙除外。

他还在处理剩下的文件，有些疲乏的摘下自己右眼上的单片眼镜，这只是装饰用，他不近视。

注意到阿蒙累了的克莱恩走到他旁边，询问他，“要我帮忙吗。”阿蒙把手里的眼镜顺手递到克莱恩手上，“不多了，你去旁边坐着当吉祥物吧。”

被阿蒙嫌弃的克莱恩也没跟他计较，谁上一天班都烦。他就安安静静坐在阿蒙对面的沙发上，研究阿蒙的眼镜。

水晶制造的镜片摸起来触手生凉，毫无杂质的天然水晶可能举国上下找不出多少，最好的当然就要供奉给国王陛下。

银色的边框很好的搭配上冷清的白水晶，没有用平常贵族喜欢的金子，选用银来做镜框也是别有一番风味。

克莱恩把眼镜夹在指尖来回观赏，时不时地用指腹来回抚摸，脸上露出淡淡的笑容。

这让处理完文件的阿蒙有些躁动了，自己惯用的东西被另一个人在手指尖轻触滑动，就好像本属于自己身体的一部分被触摸。

外面的雪悄然落下，好像羽毛般的影子摇曳着烛火的光芒，角落里的松树散发出鲜活的气味，带着圣诞日独有的气氛盛腾萦绕。

克莱恩看着走过来的阿蒙，自然的就伸手把眼镜还给阿蒙，“要带上吗，还给……”半句话被堵在喉咙里，克莱恩伸出去的手被阿蒙拽住，整个人狠狠砸在阿蒙的怀里。

带着意义不明的深吻让克莱恩实在是想不清楚阿蒙这是突然发什么神经，他想要挣扎还得顾忌着手里的眼镜，这可不便宜。

觉得亲吻远远不够的阿蒙还没等克莱恩反应过来，就把他抗到肩膀上，手紧紧的把着克莱恩的腰。

只感觉一阵天旋地转，克莱恩就被阿蒙带出了书房。他心里警铃大作，挣扎着就要下来，“你干什么，快放开我。”越挣扎阿蒙手上的力气越大，克莱恩都忍不住疼的抽气。

“感谢圣诞日，所有的仆人们都去交换礼物了。”阿蒙打开自己的寝室门，很自然的说，“我的礼物也要拆开包装了。”

4

被丢在床上的克莱恩想要立刻起身从床上下来，还没等撑起身子就被阿蒙压在床上亲吻，体型上的压制让克莱恩很难反抗。

把人亲到缺氧，克莱恩累到软下身子挣扎不了后，阿蒙才送开克莱恩，单手捧着他的侧脸，让他看着自己，“这不是固定的交换礼物环节吗。”

克莱恩眼前模糊的看着阿蒙，心里在疯狂的辱骂他，“暴君。”他坚定的说出这个词，阿蒙不怒反笑，他附身亲吻克莱恩的嘴唇，这次很温柔，几次浅尝辄止就停下，“我允许你反抗，撕咬还是殴打都可以。”说完他加深了这次亲吻，舌头在克莱恩的口腔里轻而易举的搅动，逗弄着克莱恩的舌尖。

直到亲吻结束，克莱恩都没有咬上阿蒙，他本来都要下狠心，牙齿碰到了阿蒙的舌头，就差咬下去了，不知道怎么的又放弃了这个想法。

阿蒙放过已经被亲懵了的克莱恩，转而开始拆解他身上的衣服，阿蒙有些后悔干什么给克莱恩带这么多链子。

绕过装饰品，阿蒙直接解开克莱恩的衣服，冰冷的银链直接落在克莱恩的身上，冷的他一激灵，“你别！”克莱恩又开始挣扎，阿蒙抓住克莱恩的手，放到嘴唇边亲吻，眼神一刻不停的在他身上游走，“我很尊重你的意愿，只要你不想，我可以随时走人。”说着阿蒙抬起克莱恩的腿搭在自己的肩膀上，让克莱恩的屁股贴在了身下的鼓包，他还故意顶了一下，“就是麻烦点。”

就是这个动作，克莱恩的脸肉眼可见的变红了，他侧过去脸，不想回答这个问题。

阿蒙可不管是不是害羞，直接把克莱恩的脸掰过来，“回答我，这是命令。”语气很有压迫感，可是阿蒙脸上明明带着笑容，克莱恩眼神闪躲，细弱蚊蝇的说，“继续吧。”

细细的亲吻落在克莱恩身上，冷冷的空气使得他格外敏感，阿蒙一手揉弄着克莱恩的胸部，嘴巴含着另一边的乳头，舌尖刺激着乳控，轻轻的吸吮着。

另一手阿蒙也不闲着，把持着克莱恩的手，让他握住两个人挺立的阴茎上下撸动。克莱恩的手都在颤抖，阿蒙放过已经红肿的乳肉，故意在克莱恩耳边轻轻说，“圣子大人做过这种事吗。”

答案是否定的，克莱恩感觉整个人都烫的让他呼吸困难了，他移动身体想要离开阿蒙的控制，越是挣扎手上的刺激越明显。

白浊的精液流了克莱恩一手，他小腹因为刺激有些痉挛的收缩，阿蒙伸手从一旁的床头柜上拿出一瓶助眠的薰衣草油，轻轻的倒在手心捂热，按摩着克莱恩的小腹，“别紧张，不然以后怎么继续做？”

还有以后，克莱恩有些崩溃，他颤抖着对阿蒙说，“让我休息一下，好累。”阿蒙揉着克莱恩的小腹给他放松，手一直在缓慢的向下移动，“这就累了？才刚刚开始。”

手指滑到后穴的褶皱处，克莱恩猛的一激灵，后腰不受控制的挺起来，阴茎前端蹭到阿蒙华丽复杂的宫装上。阿蒙顺势托住克莱恩的腰，不让他再落下，这个姿势太方便了。

指尖混合着薰衣草油轻轻的抚摸着穴口，浅尝辄止的戳弄着，阿蒙开始亲吻克莱恩的耳侧，轻轻告诉他，“放松，别想着让我停手了，这可是你答应的。”

回答阿蒙的只有支离破碎的喘息声，克莱恩太紧张了，手指吞的都有些费劲，他慢慢引导着克莱恩，“我们的圣子，肯定还记得用餐前的祷告吧，怎么说的来着？”

用餐祷告，做爱这种事就像是用餐，细细品尝爱人的每一寸身体，不留一丝残羹剩饭的吃拆入腹。

“我们在天上的父。”克莱恩小声的断断续续的说出第一句，阿蒙跟着念，“我们在天上的父。”紧接着阿蒙开始慢慢扩张，手指轻轻的搅动。

克莱恩觉得有些刺激，把头埋在阿蒙的肩膀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就像是小猫撒娇一样的声音，哼哼唧唧的，阿蒙很享受，跟着克莱恩继续念，手指悄悄地增加到两根。

克莱恩的呼吸已经很激烈了，阿蒙侧脸去亲吻他的耳垂，引导克莱恩，“接下来呢。”克莱恩离崩溃就差一点了，“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

这句阿蒙没有跟着念，他感觉自己手上已经很湿了，咕叽咕叽的传出水声，也不知道是不是神的手笔。他试着撑开后穴，克莱恩没有喊疼，适应的还不错。

接着阿蒙把手指抽出来，晶莹剔透的液体占满了整只手，他把克莱恩摆正，确保自己能毫无遗漏的看着克莱恩的脸，把阴茎挤入随着呼吸收缩的后穴，嘴角带着戏谑的笑，念出最后一句话，“我日用的克莱恩，今日赐给我。”

克莱恩感觉自己要疯了，阿蒙的每次撞击都狠狠地碾在他的兴奋点上，阿蒙每次给他按摩小腹的时候，都会坏心思的用力往下戳戳，酸胀的感觉更加明显，克莱恩根本用不上力气。

精液射入的时候，他能清晰的感觉到体液在身体里流过的痕迹，阿蒙一点软下去的意思都没有，几次下来克莱恩脱力的躺在床上，后穴的精液随着抽插被带出许多。

失神的躺在床上，克莱恩只能对阿蒙的行为照单全收，阿蒙看着已经不能思考的克莱恩，想着再逗一逗他，“我要取消明天的早会，专门和你再深入交流一下了。”

克莱恩这才勉强有了一丝反应，这个昏君，“不行，你快停下。”他本来想要把阿蒙推开，连胳膊都抬不起来，看着克莱恩实在是累了，阿蒙也不打算让他真昏过去。

伸手去握克莱恩的手，阿蒙本想亲亲他就结束，后穴的阴茎也撤出去大半，和克莱恩十指相扣的一瞬间，阿蒙摸到了克莱恩掌心里已经被捂热的，圆圆的东西。

是他的眼镜，他还以为早就不知道扔到哪里去了，原来克莱恩一直好好的保存着。阿蒙改变了主意，这么好的东西，必须全部都是他的，克莱恩不能有一点退路。

他狠狠地把退出去的阴茎整根插进去，克莱恩一下子就有了反应，叫声被阿蒙堵回喉咙里，手指紧紧的反握住阿蒙的手。

不只是第二天，第三天的克莱恩也没下得去床，本来阿蒙在第二天还充满歉意的照顾克莱恩，照顾照顾着就又到了床上。

第四天克莱恩直接闭门谢客，谁敲门都不让进，尤其是阿蒙。

皇宫外的小巷内，克莱恩披着麻色的斗篷，恭敬地朝着教皇汇报，“事情进展的很顺利。”教皇得意的笑着，“阿蒙还以为能算计我，比起明目张胆的对立，博得他的同情让他怜惜你岂不是来的更方便。”

教皇在下一副大棋，他把克莱恩捧成圣子的原因根本不是表面上的笼络人心，而是让克莱恩深入进去。他加装一定要争夺克莱恩的归属权，阿蒙肯定会警惕起来，他再顺水推舟的在阿蒙面前表现出威胁克莱恩的样子，就算阿蒙心存疑虑，也会被克莱恩的可怜身世动摇。

之后再吹一下枕边风，不说让阿蒙完全放松警惕，只要稍微有点漏洞，他就能发动宫变，把阿蒙悄无声息的扑死。

而克莱恩的任务也不是自尽栽赃阿蒙，只需要带领他的人潜入皇宫内，在刺杀成功后宣布教皇是下一任皇帝就可以。

可是教皇当然不会全权信任克莱恩，他也怕克莱恩真的倒戈阿蒙，“你家里人很安全，监禁你家里人也只是怕阿蒙发现破绽，现在他们已经被放出来，在教会的保护下了。”嘴上这样安慰着克莱恩，实际上克莱恩家人的性命还掌握在教皇手上，只要克莱恩不听话，随时能捏死他们。

“感恩您的仁慈。”克莱恩向教皇行礼，教皇拍拍克莱恩的肩膀，“查出阿蒙的布防，之后你就可以功成身退了。”然后教皇就转身从小巷的另一段离开。

皇宫内的守卫替换很不好摸出规律，因为这是阿蒙亲自设计的，怎么样调换只有阿蒙本人知道，这也是教皇觉得棘手的原因。

回到皇宫的克莱恩躺在床上揉着自己的腰，静静思考者接下来怎么办。

虽然是皇帝，但是也没理由光明正大的钻进圣子的房间。阿蒙每天晚上都像是采花贼一样从克莱恩的窗户翻进来，避着人的感觉让他有些不爽。

夜晚的风声都静悄悄的，克莱恩躺在床上刚刚进入浅眠，阿蒙就带着更深露重的寒气钻进克莱恩的被子里，环着他的腰把人抱在怀里。

“你的房间为什么离我这么远。”阿蒙有些不满的问克莱恩，克莱恩还闭着眼，转身把脸埋在阿蒙的怀里，凉意让他有点瑟缩，“你安排的，不是很讨厌我吗。”

阿蒙想起自己一开始对克莱恩的态度，平常的巧舌如簧也没了，手在克莱恩的腰上画圈，“明天就把你挪到我旁边的房间。”

听到这个消息的克莱恩才缓缓睁开眼，看着阿蒙语气很无奈，“你身边的内侍官和守卫能眼睁睁的看着你爬我窗户吗，让教皇知道，明天你就想想怎么去爬教会的窗户吧。”

这确实是个难题，阿蒙咬上克莱恩的肩膀，好生纠结一会说，“调开一部分，只要五分钟，我就能溜进你房间里。”

阿蒙找了个很正当的借口，他对侍女说从圣子的房间内看到了老鼠。为了真实，他还特意在众人面前表演了一出精彩的情景演绎。

他靠在克莱恩房间的门口，右手扶着额头，左手紧紧的抓着自己胸口的衣服，表情悲痛又自责，“天呐，这间屋子里怎么会有如此肮脏的生物，我可怜又慈悲的圣子在忍受什么样的生活啊。”

侍女有些不解，皇宫内外每天都会用草药熏走各种鼠虫，怎么偏偏圣子的房间会出现老鼠。

另一位站在门口，抱着床单的侍女说，“夜晚路过圣子房间时，的确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她猛的捂住嘴巴，表情也变得悲伤，“我的天啊！难道是老鼠吗，圣子一次都没有向我们提起过。”

因为克莱恩的和善，侍女们都以为克莱恩是害怕麻烦她们，才忍受着老鼠的骚扰。

“不行，我们要立刻为圣洁的圣子大人更换住处，这等不洁之物休想玷污他分毫！”阿蒙说的悲痛欲绝，他指指离自己更近的房间说，“如果出现任何肮脏，我会第一个出来保护圣子。”

在门后听着的克莱恩无语至极，什么老鼠，最大的老鼠就是阿蒙，还被他编的煞有其事，弄得整个皇宫都因为这事悲怆起来。

不出半天，克莱恩的房间就被搬到了阿蒙的隔壁，也离着阿蒙的办公室非常近。看着被布置的更加富丽堂皇的卧室，克莱恩注意到了坐在沙发上的阿蒙，他表情得意，似乎是在邀功。

幼稚的行为让克莱恩觉得有趣，他走过去问阿蒙，“你平常也是对她们这么演戏的吗。”阿蒙自然不满意克莱恩和他的距离，伸手就揽过克莱恩的腰，让他坐到了自己的腿上，面对面的去抚摸他的脸庞，手指从鼻尖划到嘴唇。

“少女们总是怀揣着饱满的情绪，比起直接的命令，这种方式岂不是更能让她们心甘情愿？”博得人心远比利用人心要优秀的多，作为国王的阿蒙很清楚这点。

感受到阿蒙的摩挲，克莱恩想要离开被阿蒙制止，“真是一位善于攻心的国王啊。”他不得不夸赞阿蒙的手段，外面的大臣想要刺杀阿蒙太过于困难，可是这些朝夕相处的侍女们却方便至极，要是不忠心，很可能在睡梦中，阿蒙就会失去性命。

凑近去亲吻克莱恩，阿蒙像是捏小猫后颈一样的，去抚摸克莱恩的脖后颈，掌控欲不言而喻，“害怕吗，揣摩你的情绪，看透你的心事，连秘密都无所遁形。”带着轻咬的吻让克莱恩无法回答，阿蒙是不会在意克莱恩到底怎么想的，只要一切都按照他的心意进行，就足够了。

Chapter 5

或许是开荤过，人的气质会发生微妙的改变。几乎每天都要持续到半夜的房事，让克莱恩在白日的动作变得有些倦怠，每日重复的工作又烂熟于心，平白增添不少游刃有余掌控其中的感觉。

“你不要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克莱恩把文件轻轻拍在阿蒙额头，颇有些嫌弃。阿蒙用手拨开纸张，用羽毛笔轻轻的在克莱恩下巴上滑动，“因为你，我现在完全没心思写字了。”

就好像克莱恩每一次路过都会带来经久不散的香气，阿蒙很难忽视自己躁动的心情。而克莱恩很清楚，阿蒙就是自己不想去处理枯燥的问安，“那陛下把我这个扰您清净的不安分子挂上绞刑架吧，我看街市口那个就不错。”

虽然这么说，克莱恩还是把问安的文件分出来，放在离阿蒙手边最远的角落。阿蒙假装心痛，“你这样说我会更难过，圣子大人怎么能让我陷入这样苦痛的情绪，太残忍了。”他装作可怜的模样看着克莱恩，紧接着勾起一抹笑容，“惩罚你陪我一天怎么样。”

克莱恩是不可能真的陪阿蒙一天的，他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干。

把阿蒙的工作处理完，克莱恩就会回到教堂里做自己的本职工作。因为阿蒙之前从没有在教堂里安置过任何主教，有着信仰的仆人们就会请假去皇宫外祷告。

但是现在克莱恩来了，一切就都方便了许多。

圣子亲自主持仪式倾听忏悔，这是多么荣光的机会。

克莱恩坐在忏悔室内，他刚刚送走一位巡逻士兵，皇宫内压抑的氛围让他的内心积攒了不少痛苦，克莱恩表示很理解。

松木制的忏悔室只有一个小小的窗户透光，中间的隔断只有一个菱形的洞口让声音通过。克莱恩看不到忏悔的人是谁，他也会对忏悔的内容绝对保密。

时间差不多了，克莱恩觉得时候该回去休息了，正当他准备起身开门离开时，听到了旁边隔间的门被打开。

又有人来了？克莱恩感觉到对方坐下了，心想也不差这点时间，就照例询问，“诉说你的忏悔吧。”

“我想我需要坦白，我从来没忏悔过。”熟悉的声音让克莱恩有些惊讶，他透过中间的镂空查看，果不其然是阿蒙坐在那边。

他有些不满的看着阿蒙，这个人就非要增加自己的工作量吗，“那可不是什么好消息。”克莱恩注意到阿蒙也在看自己，他坐回去有些不耐烦的回应。

阿蒙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什么错误，“我从不后悔我做过的任何决定，比起忏悔，我更想和圣子大人抛开伪装，好好的谈一谈。”他的语气十分游刃有余，一切都尽在掌控之中。

克莱恩没猜到阿蒙想要干什么，但他的宗旨一定是戏耍，所以克莱恩也没想继续演下去了。“没有什么需要忏悔的事，那我就先行离开了，陛下。”

接着阿蒙突然敲敲隔断，示意克莱恩听下去，“圣子大人不需要对我感到歉意吗？”阿蒙说的话太模棱两可，克莱恩还在深究其中含义的时候了阿蒙已经离开自己的位置，打开门进入克莱恩这一侧狭小的空间。

带着惊慌又故作镇定的模样阿蒙百看不厌，他单膝跪地和克莱恩平视，“我想我唯一需要忏悔的事，就是太过了解你的阴谋了。”紧接着阿蒙拉住克莱恩的手，轻轻的把他往自己怀里带。

“我不明白你在说什么。”克莱恩决定继续装傻，而阿蒙则是轻轻的一声嗤笑，“我不是教皇，你这套对我没用的。”他开始亲吻克莱恩的脸颊，细碎又轻柔的吻一直往下侵略。

克莱恩知道阿蒙想要干什么，其他的地方他都随他的心意，但是这里不行。他推搡着阿蒙，“你要是有什么奇怪的癖好回去再说，不能在这里！”他试图警告阿蒙，但阿蒙从来不怕。

他在狭小的空间里，只能弯着腰站起来，强势的把克莱恩抵在后面的墙壁上，单腿屈起抵在椅子上，让克莱恩的腿不得已的搭在他的腿上，下身被迫欢迎着阿蒙的野蛮。

解开克莱恩的衣扣，光洁的皮肤暴露在空气里，红色的乳晕像是传说中的禁果一样，不停的引诱着阿蒙。阿蒙轻轻的啃咬克莱恩的耳垂，手伸到他的裤子里，去抚慰还没有勃起的欲望，“你不应该忏悔背叛教皇的事吗？”

阿蒙直接挑明了克莱恩的计划，这比褪去衣物还克莱恩感到羞耻，他心虚的别过脸，“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听到克莱恩的嘴硬，阿蒙也没客气，手指伸入克莱恩后穴内进行扩张，“撒谎，你不是早就暗示过我，自己不忠于教皇吗。”克莱恩的腰一阵颤栗，不自觉的挺起来，“我没有。”

“对啊，到你可怜巴巴的和我诉苦的时候，你还不算背叛他。”阿蒙一直不停的刺激着克莱恩的敏感点，看着他喘息的无可奈何的模样心中大为满足。

他继续说，“这是你和教皇商量好的，博得我的同情和信任，在合适的时机对我下手。”克莱恩有些可怜的看着阿蒙，他在狭小的空间里，呼吸更加困难，“你知道了，要处死我这个间谍吗。”

阿蒙也不是纯粹的色欲熏心，他奖励一样的亲吻起克莱恩，再增加了后穴的一根手指，“你千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和我上床。”阿蒙恶意的咬了一下克莱恩的嘴唇，笑的不安好心。

克莱恩想要出生辩驳，被阿蒙的动作狠狠遏制住，嘴里只能倾泻出无尽的喘息声。

“你这种人啊，虽然聪明有心机，但是底线又特别的高尚。所以如果你不情愿的话，你是能拼的鱼死网破。”阿蒙的话到此时还在单纯的讨论克莱恩的性格，接下来突然话锋一转，“听到水声了吗，后面这么软，摸一摸就全湿了，没有我你以后该怎么办啊。”

手指增加到了三根，克莱恩想要去解释但是也没有机会，整个人只能软在阿蒙的怀里，随着他的动作不停的起伏。

阿蒙太喜欢这种感觉了，克莱恩就像一只小猫，拍拍屁股就不自觉的抬起腰来，玩一玩就开始翻肚皮卖乖，爪子却不肯收起来。

“无论最后是教皇杀了我，还是我杀了教皇，你都能把自己摘的干干净净，谁会责怪一个受害者呢。”阿蒙捏着克莱恩的下巴，笑的很是满意。

克莱恩反抗两下，但是在阿蒙眼里也只不过是撒娇，“他不会动手的，最后一定会让我杀了你。”克莱恩在反驳阿蒙，自己到最后可能会和他一起死。

阿蒙完全不觉得这句话打扰了他的兴致，“我的小猫肯定想到了退路吧，如果他让你杀了我，你就再去杀了他，然后立马宣布国王和教皇在缠斗中死去，此刻作为民众信仰的你就能顺理成章的拥有话语权，再随便找个心仪的公爵继位，你的家人就彻底安全了。”

扩张的差不多了，阿蒙把阴茎抵在穴口，只浅浅的戳进去，再退出来，克莱恩只能被迫接受这，听着下半身淫乱的咕叽声，“我没有这么想，我只是想趁乱假死，好逃出宫去，这样我的家人也没有了利用价值，趁着内乱的时候我就能找到他们。”

克莱恩快哭了，他的确没有按照阿蒙说的这么想。阿蒙安抚一样的亲吻起克莱恩的眼尾，“我当然知道，我要是不这么说，你怎么能说实话呢，小骗子。”到现在克莱恩才把自己的计划和盘托出，在阿蒙和教皇直接周旋，真正他从来没有真正属于哪一派，受害人的身份让他不起眼却又关键。

被性爱和拷问双重折磨的克莱恩感觉到比以往都要疲惫，阿蒙又在穴口迟迟不肯进来，就故意问克莱恩，“现在，诚实的告诉我，你想要什么。”

以往克莱恩是绝对不会说出这种话的，默认就是他的态度，别想让他说出一句羞耻的话。他纠结了一会，最后狠狠地咬了一下下嘴唇，主动去单手搂住阿蒙的脖子，另一只手摸到阿蒙的阴茎，抵到自己的后穴，轻声在他耳边说，“想要你插进来。”

克莱恩已经不记得做了多久，因为闭塞的空间，和随时都会有人进来的教堂，阿蒙比往常还要兴奋，唯一还有印象的就是，克莱恩在晕过去前被阿蒙狠狠地咬了一口肩膀，这让他短暂的有了记忆点。

“我说过，你的一切都被我掌控。”阿蒙的语气难得带上了狠厉，他在警告克莱恩，却又狠不下心真对他做什么。

往后的日子里，克莱恩和阿蒙谁都没有提起那天在忏悔室的对话。就好像那只是一次再寻常不过的忏悔，所有的暗潮汹涌和秘密都被掩盖，可能只有神还记得那些带着罪孽的胡言乱语。

还好神不会说话。这是两个人都在庆幸的。

策划好的谋杀比预想来的快，更深露重的皇宫蕴藏的不仅只有丝丝水汽，还有即将翻天覆地的未来。

“往这走。”克莱恩兜帽下的脸一改往日的温柔，阴暗狠厉。教皇很满意克莱恩的能力，不仅仅是摸清楚了皇宫的布防图，还把士兵调走，也多亏阿蒙色令智昏，才能让克莱恩拿到这么大的权利。

教皇身后还跟着两个主教，他们腰间都佩戴着短剑，为接下来的谋杀做足了准备。

七拐八绕的小路足够安全，克莱恩带着教皇一行人，畅通无阻的来到了阿蒙卧室房门前。

教皇拦住了克莱恩想要开门的手，“你确定他睡着了吗。”克莱恩点头，“我亲眼看到的，已经确认过了。”

已经没有回头路了，教皇让克莱恩把门打开，屋子里弥漫着浓重的酒味，教皇这才放心下来，“做的不错，我就是看中你的谨慎。”他没吩咐克莱恩如何去做，但克莱恩给了他满分答案。

阿蒙一个人醉醺醺的躺在床上，教皇坚强的得意已经掩盖不住，他把自己腰间的短刀抽出来，递给克莱恩，“来吧，马上你就能跟你的家人见面了。”

克莱恩盯着匕首，没有立刻接过，他对教皇说，“您的意思是想让我当这个弑君的罪人吗。”他说话太过直白，教皇先是一愣，带上虚伪的笑容，“我年老体弱，不能一击必杀就是祸患，我相信你比我更了解阿蒙的弱点。”

僵持一阵，克莱恩最终接过匕首，转身看着躺在床上，酣然入睡的阿蒙。他拔出利刃，手在不停的颤抖，教皇忍不住教唆他，“马上我就能把你的家人接出来了，你在皇

宫里所有的遭遇没人会记得，最后一步了，克莱恩。”

克莱恩把刀高举过头顶，阿蒙倏地睁开眼，猛地起身，而克莱恩也收了力气，把刀子顺势塞给阿蒙。

“死老头，想阴我。”阿蒙以极快的速度绕过克莱恩，匕首抵在教皇脖子上，而教皇身后的两个主教也反应过来，准备抽出刀。

阿蒙大声呵斥，“别动！你们想让他死吗！”两个主教顿时愣住，克莱恩伸手过去抢夺他们的短刀，阿蒙才不会给教皇喘息的机会，他轻笑一声，看克莱恩快要得手，直接抹了教皇的脖子“骗你们的，我想让他死。”

激烈的争斗引开了侍卫，这样的安排出乎克莱恩的预料，他以为阿蒙会掩盖下这场刺杀，作为功臣的他会被悄悄放走。

百密一疏，克莱恩就是这么短暂的一出神，其中一个主教竟然选择釜底抽薪，夺走另一位主教的刀，狠狠向克莱恩刺去。

钝痛从腹部传来，克莱恩吃痛跌坐在地，而两个主教也被全副武装的侍卫控制住。

“克莱恩！”阿蒙的语气悲怆痛苦，他三步并作两步赶到克莱恩身边，把他抱在怀里，“你是为了保护我才受伤的。”

克莱恩痛的说不出话，而阿蒙也不给他机会说，他把克莱恩紧紧抱住，头埋在他身上痛哭，“我亲爱的圣子，我的圣子啊。”

充沛的感情让围观的众人都为之动容，有些赶来的侍女甚至掉下了眼泪。

只有克莱恩死死拽着阿蒙的衣角，虚弱地骂他，“混蛋。”

克莱恩被皇宫的医官成功救下，此时全世界已经都是圣子舍身救主，保护了陛下的传世美名。

始作俑者的阿蒙正坐在克莱恩的床边，颇为得意的逗他，“圣子啊，现在我们都被万人爱戴，有什么不好吗？”

自从克莱恩醒过来就没再跟阿蒙说过话，原本的计划是阿蒙把教皇抓个现形，而他则躲避众人视线离开这里，没了利用价值，他的家人自然就平安了。

没想到阿蒙根本没想让他走，还叫侍卫做足了准备，连流言也安排的妥当。

“我知道你很生气，但我现在不能没有一个管理宗教的人，轰然倒塌的信仰会让很多人丢掉工作，丢掉活下去的意义。”阿蒙首先是作为一个国王，其他的身份都要往后排。

克莱恩也知道阿蒙的想法，他甚至没法埋怨阿蒙，因为他并不自私。

“是啊，我只是你的挡箭牌，你的演出道具。”最后所有的权利还在阿蒙的手里，因为克莱恩的家人还不知所踪。

阿蒙俯身身去看克莱恩，双手撑在枕头两侧，居高临下对他说，“我的圣子啊，我的爱人啊。”

“教会的事情，由你接管。”这是身为国王的补偿。克莱恩惊讶地扭头正视他，“我的家人？”阿蒙带着微笑，给了他纵容，“那是属于你的东西。”

接着他给了克莱恩一个轻柔地吻，“对不起。”这是作为爱人的真诚。

克莱恩接受了这个吻，他回应道，“你是一个很好的国王，也会是一个很好的爱人。”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creat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